

拉丁美洲生态危机的本质透视与现实镜鉴

——基于生态帝国主义批判视角

王 平, 李元辰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杨浦 200092)

摘 要:“资源依赖”叠加“依附性发展”使拉丁美洲生态问题的负面效应凸显。这一困境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性根源,即生态帝国主义将拉丁美洲的生态命运深深嵌入资本逻辑宰制下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框架之中,具体表现为:人为“新世界”与强邻“后院”的地缘政治格局;资本扩张与资源榨取的经济掠夺结构;二元对立与中心叙事的文明话语体系。始于历史、延伸至今的生态帝国主义给拉美地区造成了指向未来的结构性困境,即“新陈代谢断裂”、“资源诅咒”效应、本土生态观式微。深入剖析拉丁美洲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面临的困境以及作出的回应,对于中国透视、规避西方国家生态帝国主义行径,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正义维度、“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辩证向度、“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共生高度,探索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双重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镜鉴意义。

关键词:拉丁美洲;生态帝国主义;生态危机;镜鉴

中图分类号:A811;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6)04-0134-10

收稿日期:2026-06-01

作者简介:王 平(1975-),男,江西安福人,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元辰(1998-),女,山东济南人,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6.04.010

生态帝国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重要概念,指的是发达国家通过掠夺自然资源、转移环境污染、设置绿色壁垒等非正义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生态掠夺,致使发展中国家乃至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一种理论与实践,是帝国主义空间拓展在生态维度的“投射”。生态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伴相生,其不竭的驱动力正是资本逻辑,拉丁美洲便是深受其害的典型区域。拉丁美洲坐拥“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却在经济上长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自然条件的优渥与经济困顿这一看似矛盾的“资源诅咒”效应愈发显现。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在拉美地区来势凶猛,极端天气频发,“气候难民”激增,热带雨林面积持续缩减,与之相伴随的,是当地严重的经济损失与发展疲软之势,形成生态与经济的双重恶性循环。拉丁美洲面对全球生态危机所体现的强烈“不适”决不能仅凭当前该地区的生态治理现状来评估其危机成因,而应该放置在历史时间纵轴上探究“资源诅咒”的出场逻辑与生态危机的生成过程。纵观拉美环境史,其生态困境是资本主义地理大发现至今五个世纪的生态侵略与蹂躏的累积,是有“前因”的“后果”。尽管生态帝国主义被看作为资本主义柔性宰制的基本方式,是暴力占领退却后渗透性、隐秘性的扩张策略,但是在拉丁美洲却不尽如此。拉丁美洲独特的地缘区位使其遭受的生态殖民史与资本主义殖民史具有时间上的重合性,生态殖民在其他边缘国家表现出附带性效应,在拉丁美洲则是根源性毒瘤。对拉美地区生态问题的剖析既是对生态风险形成过程的厘清与规避,同时也是对资本逻辑下生态属性的透视与批判,最重要的,是对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检阅与镜鉴。

一、生态帝国主义批判视角下拉丁美洲生态危机的历史性根源

生态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出场改变了其原有生态面貌,自然资源的富饶与经济成长的乏力、生态危机的升级形成强烈反差。追溯其历史根源,主要体现为:人为“新世界”与强邻“后院”的地缘政治格局;资本扩张与资源榨取的经济掠夺结构;二元对立与中心叙事的生态话语体系。这三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促

成了西方国家在拉丁美洲的生态帝国格局及其控制下困境交织的拉美生态现状。

（一）人为“新世界”与强邻“后院”的地缘政治格局

拉丁美洲被纳入全球资本体系与生态帝国主义范围起始于十五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生态帝国主义”这一术语，最初是由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提出的，用于描述欧洲人携带的各类病原体对殖民地土著居民和环境的攻击。克罗斯比将欧洲顺利殖民的因素归结于“生物旅行箱”，即“欧洲人和他们带来的所有生物”的成功扩张。^① 拉丁美洲便是这一扩张的重灾区。美国历史学家肖恩·威廉·米勒(Shawn William Miller)认为，拉丁美洲并不是臆想中的无人大陆，而是一个被殖民者清空人口的“旧世界”与人为制造的“新世界”。尽管米勒承认欧洲侵略者对印第安人的屠杀贯穿整个殖民过程，但是他强调“清空”人口的关键因素是生物侵袭，“在这场征服中，微生物是绝对的胜利者”。^② 米勒进一步指出，这种生态侵略给印第安人带来了灭顶之灾，也导致印第安文化在历史长河“绝迹”。^③

将帝国主义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归结为生态扩张，是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这类观点颠倒了侵略行径与生态问题的因果关系，淡化了欧美国家的霸权本质与暴力真相，忽略了生态问题背后的政治经济根源，是典型的避重就轻。殖民者对拉美原住民进行惨无人道的灭绝性战争、强迫性苦役和洗劫式掠夺才是拉美成为“新世界”的根源。马克思指出了其中的本质：“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④ 因此，细菌与传染病并非“主谋”，而是征服者得力的帮凶。由于生物入侵而导致土著人口骤减是资本主义殖民过程中的重大环境事件，此外，殖民者大量引进外来动植物，这种生物多样性的扩散造成了土地利用的重大变化，如自然覆盖的丧失、过度放牧导致的土壤压实等。

十九世纪之初的拉美国家在摆脱欧洲旧殖民主义统治后，随即又陷入来自地缘强邻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掠夺。美国于1823年发表“门罗宣言”，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1889年，基于同属一个地球的地理标准，美国正式建立由自身主导的泛美体系。之后，美国采用直接干预式的大棒政策与资本渗透式的金元外交相结合的策略，再加上停留于表面的“睦邻政策”，将拉美地区划入自家“后院”，美洲俨然成为“美国人的美洲”。^⑤ 美国垄断资本直接霸占拉美地区的大量优质土地，“联合果品公司”的占有面积更是惊人。^⑥ “距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的地缘魔咒使墨西哥损失了一半以上的领土，与美国的邻里关系为其遭受生态殖民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被肢解的墨西哥纳入美国的资源供应圈、经济辐射圈和政治势力圈，进行各类资源供应、贸易外交往来和环境成本吸纳，沦为美国的“附庸”。

正如学者索飒所言：“西班牙人走了，英国人来了……英国人走了，美国人来了，拉丁美洲的命运依然如故。”欧洲国家经由“地理大发现”发现并暴力殖民拉美，美国借助邻里地缘关系将拉美划为自身势力范围。地缘政治格局正是拉丁美洲遭受生态帝国主义侵略的客观促成要素。

（二）资本扩张与资源榨取的经济掠夺结构

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与拉丁美洲资源榨取主义紧密结合，成为贯穿拉美地区生态课题的主线。如果说地缘政治格局是导致拉丁美洲“血管”被切开的导火索，那么资本无限积累就是致使“血管”伤口无法愈合的驱动器。

资本主义以“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为内在逻辑，本质上是一个自我扩张的价值体系。在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看来，典型的资本主义把任何危机的原因都归咎于影响资本扩张的障碍，而不是资

①[美]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生态帝国主义》，张謇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51页。

②[美]肖恩·威廉·米勒：《被入侵的天堂：拉丁美洲环境史》，谷蕾、李小燕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3页。

③[美]肖恩·威廉·米勒：《被入侵的天堂：拉丁美洲环境史》，谷蕾、李小燕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60-861页。

⑤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31页。

⑥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92页。

本扩张本身,解决危机的办法自然是扩大资本领域。^①因此,当资本主义把视线投射在生态环境领域,不出所料地会将自然纳入商品交换体系,并将其简化为单纯的经济关系,分解为理性的定量关系。一旦自然资本化,自然界就成为发达国家扩充帝国版图的储备、工具和牺牲品。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之间存在潜在的灾难性冲突。因此,资本逻辑内在地导致原本只是局限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生态问题向全球扩张、转移,从而实现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空间修复”,达到全球资源“为己所用”、利润“为己占有”的目的。^②

拉丁美洲历来是矿产资源重镇、全球重要粮仓,咖啡、甘蔗、香蕉等经济作物产量亦居世界前列。自然资源的富饶原本是上帝对拉丁美洲的馈赠,在资本主义殖民体系下却变成“资源榨取主义”的原罪。“资源榨取主义”(extractivism)这一概念,是由拉美左翼学者提出的,用于描述大规模、高强度地开采自然资源以供出口的发展模式以及部分欧美国家与相关资源国在资源采掘领域形成的非正义关系。对拉丁美洲而言,“资源榨取主义”既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生态帝国主义的基本掠夺手段,又是该地区的核心发展模式。

从外部因素看,早期殖民扩张将拉丁美洲的土地包括地上的物产与地下的矿藏、人包括人的劳动力和消费能力压榨到最大限度,留下的是被毁殆尽的土地、被开采枯竭的矿山以及被压迫吞噬的工人。这种生态破坏具有直接暴力性,属于生态帝国主义的初级形态。资本逐利本性与国际贸易取向共同推动了拉美地区的规模化种植,并进一步制造了“作物结构失衡”的生产性恶果和单一作物出口的畸形经济形态,马克思在1848年指出:“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禀赋吧。二百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没有生长出来。”^③由于受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深度裹挟,拉美国家即使需要借助经济多元化来摆脱对出口初级产品的依赖,通常也需要借助外资,而获得外资的唯一途径就是出口初级产品,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对出口初级产品的依赖。^④这种兼具恶性循环与自相矛盾的生态困局,是生态帝国主义发展至高级阶段的典型表征。

从内部因素看,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短暂地转向进口代替工业化战略,但是基于生态殖民的历史惯性、经济发展的迫切愿望以及对外资的高依存度,拉丁美洲仍然以开采和出口自然资源为主要发展模式。^⑤进入21世纪,拉美左翼力量上台后开始推行“新资源榨取主义”,将资源出口所得的财政收入部分用于社会福利,以保障基层民众的物质生活条件,其核心逻辑仍然是依靠过度开发自然资源、不断拓展开采边界的资源榨取模式,^⑥且一旦原材料世界市场价格发生大幅度下跌,当前经济增长与改善贫困的趋势将会轻易反转。^⑦

拉丁美洲在国际分工体系中长期扮演着原材料供应地的边缘角色,逐渐形成以牺牲生态利益来谋求经济利益的发展模式,这揭示了“一些国家专门盈利,而另外一些国家专门遭受损失”的生态帝国主义本质,以及后殖民时代经济生态陷入两难困局的欠发达国家境遇。

(三)二元对立与中心叙事的文明话语体系

生态帝国主义蕴含着西方生态文明话语,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西方国家秉持二元对立的叙事逻辑,诸如人类与自然的对立、西方与非西方的对立,前者体现为人类中心主义,后者体现为西方中心主义。

①[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②邱卫东:《生态帝国主义的生成逻辑、本质透视及应对策略》,《理论视野》2024年第4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58页。

④马里斯特拉·斯万帕、李全喜、耿宏宏、王苏君:《资源榨取主义及其替代性选择:拉美的发展观》,《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⑤林被甸、董胜:《混血的文明:拉丁美洲5000年》,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第212页。

⑥[德]米里亚姆·兰、[玻]杜尼亚·莫克拉尼:《超越发展:拉丁美洲的替代性视角》,邱庆治、孙巍等编译,北京:中国环境出版集团,2018年,第62页。

⑦贾雷、邱庆治:《资本主义“红绿”批判的三重维度——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生态帝国主义与新资源榨取主义》,《国外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人类中心主义先在性地设定了人与自然的抽象对立,割裂了人与自然的亲缘关系,在驯化自然中无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不断加大对自然剥削的力度、广度,从而造成生态失衡、诱发生态风险。^① 西方的基督教观念将自然视为上帝的造物,赋予西方人凌驾于一切动植物之上的权力。因此,他们可以问心无愧地控制自然力量、开采自然资源,将自然界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② 这种将人类利益凌驾于自然利益之上的二元论思维酿成了生态的现代化之殇。

西方中心主义作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延伸,首先表现为种族主义教条。西方国家将现代化的先发优势归结为自身民族的内在优越,并将各个民族划分为高低优劣不同等级。^③ 白种人自视为优等民族,而拉美人则被视为劣等种族。^④ 环境决定论加剧了这一偏见,这一论断将某一国家人民的身体机能、智力水平和道德品质归结于环境条件。孟德斯鸠指出:“一旦接近南方地区,你简直就以为远离了道德……气候炎热到极度时,人就浑身乏力,萎靡状态于是就侵入精神,没有任何好奇心,没有任何高尚的抱负,没有任何慷慨豁达之情……与其用心思指导自己的行为,倒不如被人奴役好受些。”西方国家精心挑选种种有失偏颇的案例,如论证美洲缺乏科学家、哲学家等,以此作为美洲文明失落的证据。黑格尔将拉丁美洲置于“历史之外”,认为美洲原住民处于缺乏自我意识的原始精神状态,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在同属美洲的美国人看来,懒惰、无知、迷信、胆怯是拉美民族的代名词。在这种反逻辑、反道德、反历史的唯心主义话语攻击下,曾经孕育过灿烂的阿兹特克文明、印加文明和玛雅文明的拉丁美洲,变得妄自菲薄,一度通过与白人结合的方式融入西方社会。西方种族主义叙事在利用拉美热带生态气候条件为资本牟利的同时,还以此作为衡量拉美文明是劣等文明的直接因素。

人类中心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合谋一方面借助地理环境偏见对拉美文明极尽贬低,另一方面则站在生态道德制高点炮制各种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援助通常附加各类苛刻条件,各类气候会议、环保议程已沦为发达国家内部气候博弈的借口。例如,2017年法国为厄瓜多尔提供了一笔用于建设空中缆车的专项贷款,以协助该国路面交通减排。这个项目非但未能实现路面交通减排,反而增加了该国的财政赤字,法国却通过贷款利息与缆车零件收入赚取超额利润。近年来,美欧对亚马孙问题过度关注甚至出手干预,是出于对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的博弈以及对在该地区绿色产业和海外合作等相关利益的考量与维护。

资本主义对拉丁美洲的生态话语叙事为不公正的生态帝国主义体系提供合法性依据,有利于减少殖民阻力,意图实现从外部到内部、从行动到思想、从政治经济到意识形态的层层控制。

二、生态帝国主义批判视角下拉丁美洲生态领域的结构性困境

生态帝国主义给拉丁美洲带来指向未来的结构性困境,具体体现为:第一,土地过度利用引发的自然界“新陈代谢断裂”;第二,单一产品制度导致的“资源诅咒”效应;第三,自然资本化造成的本土生态伦理式微。

(一)“新陈代谢断裂”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可避免地导致自然界“新陈代谢断裂”。福斯特指出,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盲目的掠夺欲”造成了英国的“地力枯竭”。^⑤ 马克思采用“新陈代谢”这一概念来定义人与自然的关

① 刘晓艺、李明:《“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对人类中心论的检视与发展》,《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② [美]肖恩·威廉·米勒:《被入侵的天堂:拉丁美洲环境史》,谷蕾、李小燕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2页。

③ 刘世强、周鑫:《西方文明同质化战略的谬误与全球文明倡议的超越》,《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5年第5期。

④ [阿根廷]帕特里夏·富内斯:《拉丁美洲政治思想简史》,张贝贝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74页。

⑤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刘仁胜、肖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74页。

的过程。”^① 资本主义通过圈地运动进行原始积累的这一行为，切断了农民与土地的社会关系以及土地营养循环，造成城乡对立与土壤肥力危机。比如，19 世纪后期发生的争夺鸟粪和硝石的太平洋战争，就是一场资本主义国家操纵的“生态战”。生态帝国主义即发达国家将“新陈代谢断裂”的生态矛盾从国内转移至国外的过程。

自殖民主义伊始，西班牙和葡萄牙便在拉丁美洲开辟“蔗糖堡垒”、“金银帝国”，以满足资本原始积累和世界市场之需。一方面，殖民者“像对待继母一样对待美洲”，他们将拉美地区看作快速致富的临时场所而非永久家园；另一方面，“美洲比他们的欧洲母亲把他们养育得更好”，拉丁美洲的广袤沃土给予了殖民者挥霍浪费的余地。^② 因此，殖民者在该地区从不考虑生态持续性问题。

蔗糖是发现美洲近三个世纪欧洲市场最重要、最受欢迎的农产品之一，被称为“白色金子”。这一产业在甘蔗种植过程中需要大规模的土地面积，在加工过程中需要燃烧大量木材。葡萄牙的马德拉岛曾由于蔗糖产业的繁荣，大量伐木到缺乏火柴的程度，基于此，葡萄牙将葡萄酒业作为该岛的替代性产业，转而将生态破坏性强的蔗糖产业转移至巴西，巴西的宝藏森林由此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③ 18 世纪中叶以后，荷兰、英国等国相继在加勒比海地区建立起甘蔗种植园。在古巴，成倍增长的糖厂将岛屿上的森林夷平以作耕种用地，加剧水土流失，耗尽土壤腐殖层，“破坏了岛屿土地神话般的肥力”，并损害了其他产业的健康协调生长，至此，古巴的国运同糖的行情牢牢地绑定在一起。过度扩张的蔗糖产业对拉美地区的生态环境乃至经济结构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消极后果，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毫发无损”，反而借助蔗糖业占领世界市场，从中获取超额垄断利润。

资本主义“寻金热”的帝国使命使其将目光投射到矿产资源极为丰富的拉丁美洲。银矿石在冶炼过程中需要燃烧木材，因此，殖民者在穷尽拉美白银之前会先耗尽木材。汞的出现解决了燃料供应不足的问题，在借助“庭院混汞法”进行操作的过程中，对汞的接触“使淘金工人发疯，使炼金术士失去牙齿”，这类矿场开采被称为“公共屠宰场”，导致数十万印第安人死于汞中毒、塌方、爆炸、治疗不善和劳累过度。^④ 16、17 世纪的波托西，由于自身矿藏丰富而成为美洲殖民活动的中心，它的繁荣以 18 世纪银矿枯竭而告终。殖民者以透支拉美未来的开采方式将波托西变为“贫困的玻利维亚一个贫困的城市”。^⑤

资本主义将资本积累建立在对拉美地区的土地剥夺和劳动力剥削之上，使其产生了异化的新陈代谢关系。这种异化关系不断挑战拉美生态可持续发展前景，且以不可逆转之势波及全球。

（二）“资源诅咒”效应

尽管“资源诅咒”这一概念是 1993 年理查德·奥蒂(Richard Auty)在《矿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资源诅咒》一书中首次提出的，但“哪里越是富得不能再富，哪里就越是穷得不能再穷”的“资源诅咒”效应自资本主义殖民之初延续至今。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指出：“印第安人过去和现在都由于本身的富有而遭到不幸，这是整个拉丁美洲悲剧的缩影。”^⑥

资本扩张与资源榨取的“合谋”将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绑定在单一作物出口的畸形结构之中。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国家凭借敏锐的利润嗅觉，依托广泛集中土地和劳动力的大地产制，在拉丁美洲种植作为“最能盈利的买卖”的作物，而拉美国家的地主阶级“只满足于在棉花和蔗糖生产中充当外国资本的中间人”。^⑦ 在经历短暂且生机勃勃的周期后，由于作物面积对森林面积的驱逐以及经济利益对休耕制度的摒弃，土地侵蚀严重、土壤肥力下降等生态问题日益凸显，且一旦市场需求与价格波动不利于资本主义国家利益，某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07-208 页。

②[美]肖恩·威廉·米勒：《被入侵的天堂：拉丁美洲环境史》，谷蕾、李小燕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91 页。

③[美]肖恩·威廉·米勒：《被入侵的天堂：拉丁美洲环境史》，谷蕾、李小燕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92 页。

④[美]肖恩·威廉·米勒：《被入侵的天堂：拉丁美洲环境史》，谷蕾、李小燕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101 页。

⑤[乌拉圭]加莱亚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王玫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年，第 37 页。

⑥[乌拉圭]加莱亚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王玫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年，第 56 页。

⑦[秘]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白凤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年，第 16 页。

种单一作物以及种植这一作物的土地会被迅速抛弃, 遗留给拉美地区的则是森林焚毁的生态困境、单一结构的发展困境和工人失业的民生困境。拉美马克思主义之父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tegui)在《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中指出:“几乎仅仅以拥有一种自然财富为后盾或基础的经济繁荣是危险的, 因为这种自然财富有这样的风险: 或者由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垂涎而遭到掠夺, 或者由于科学发明在工业领域造成新变化而减少使用。”^① 美国学者约翰·索鲁里(John Soluri)在《香蕉的报复》中评价洪都拉斯“他们因为有香蕉而幸运, 因为只有香蕉而不幸。”“香蕉共和国”“铜共和国”“咖啡共和国”等称号是拉丁美洲自然资源丰富的“证书”, 也恰恰暴露了拉丁美洲在贸易上的劣势, 即单一作物种植下的单一出口导向型经济。“植被、植物和动物都在单一作物的祭坛上成为甘蔗的牺牲品。”这不仅是蔗糖的历史, 也是咖啡、香蕉、棉花、橡胶的历史。“一种产品越是受到世界市场的青睐, 它带给为生产这种产品而作出牺牲的拉美人民的灾难也就越大。”^② 单一产品制度将拉丁美洲的某一生态资源与国内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与国际金融体系深度绑定, 将纯粹生态消耗升级为结构性的“资源—经济”困境, 也奠定了其边缘性的国际地位。在此后的几个世纪, 拉丁美洲种植、出口单一产物不是偶然, 而是生态帝国主义占尽经济和生态双重优势后的战略延续。

基于后殖民主义渗透与被动依附关系, 拉美各国政府“总是以资金贫乏为名出卖资源之实”已经成为常态。^③ 20 世纪 60 年代, 巴西政府以缺乏资金为名, 准许美国空军在亚马孙平原上空拍照。借此, 美国政府获取了关于该地区资源分布的关键情报, 导致巴西两千万公顷的土地或被出售或被强占。这片土地成全了美国秘密开发重要矿产、定向生态殖民的图谋。资源依附与帝国依附的叠加致使拉丁美洲自 19 世纪独立至今无法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短暂高速发展后的增长乏力与生态系统不可逆转的消耗破坏造成拉丁美洲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困境。

欧美殖民者打造的生态帝国主义将拉丁美洲的黄金变成废铜烂铁, 粮食变成毒药, 蔗糖变成屠刀, 香蕉变成“地狱之树”, 石油变成“黑色诅咒”, 破坏了拉美地区的生态可持续性与拉美人民的生存可持续性。

(三)本土生态观式微

拉美人民对自然的态度经历了赋魅、祛魅、返魅的历史流变进程, 资本逻辑在拉丁美洲的出场致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赋魅走向祛魅, 而资本逻辑造成的生态后果则促使拉美人民的自然观从祛魅转向返魅。

拉丁美洲土著居民具有先进的生态伦理观念。图皮人在农业方面采用休耕体系, 依靠“集中垃圾”将包括篝火的灰烬、腐烂的植被、动物遗骸或人类排泄物在内的“养分”重新循环到土壤中去; 阿兹特克人采用“浮田耕作法”, 以高效、可持续的方式利用土地; 印加人通过开发梯田助力灌溉, 充分利用粪便、灰烬和鱼头解决土壤肥力问题。他们以恰到好处的方式利用自然, 尽最大限度的能力保护自然。除了生产智慧, 拉美原住民对自然兼具敬畏与热爱之情。一方面, 印第安人秉持“万物有灵论”, 在他们眼中, 森林散发“死亡气息”, 鳄鱼具有神秘力量, 毁坏粮食的鸟兽会受到诅咒, 被猎杀的动物要受到歉意。^④ 另一方面, 印第安人对宇宙万物和土地家园怀有深厚情感, 他们将西班牙殖民者称为“海上的泡沫”, 即无根无祖之人。^⑤ 马利亚特吉引用巴尔卡塞尔的研究:“土地是共有的母亲, 不仅食物, 而且连人都是从它的腹中产生的。土地提供一切财富。”^⑥ 拉美原住民对自然的尊重爱护与对土地的强烈归属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智慧, 这种朴素的生态观是对自然主动“赋魅”的过程。

生态帝国主义的入侵打破了拉丁美洲原有的生态平衡, 并将资本逻辑主导下资源攫取方式和生态伦理观念移植于拉美地区。马克思指出:“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自然观, 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

①[秘]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 白凤森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 年, 第 11 页。

②[乌拉圭]加莱亚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王玫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年, 第 71 页。

③[乌拉圭]加莱亚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王玫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年, 第 159 页。

④[美]肖恩·威廉·米勒:《被入侵的天堂:拉丁美洲环境史》, 南京:谷蕾、李小燕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2 年, 第 31 页。

⑤[美]肖恩·威廉·米勒:《被入侵的天堂:拉丁美洲环境史》, 南京:谷蕾、李小燕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2 年, 第 49 页。

⑥[秘]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 白凤森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 年, 第 38 页。

实际的贬低。”^① 资本主义国家用“文明教化”的方式迫使印第安人改变自身的宗教信仰，用殖民压迫的方式将拉美人民沦为资本主义国家无节制开发的免费劳动力、将拉美资源变成满足资本增殖和帝国式消费模式的原料库。拉丁美洲迫于生存压力无暇顾及环境状况，独立后为了改变落后的经济发展状况，延续资源榨取主义的发展思路，并效仿欧美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使生态破坏成为该地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从发达国家转移到拉美地区的不仅是生态外部化成本，还有隐性的生态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价值观。^② 同时，现代性理念传入拉丁美洲并参与拉美社会各个领域的构建。在生态问题上，现代性理念将自然视为可计算、可支配的“他者”，强化了人类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资本逻辑不断侵蚀、解构拉美原始的生态伦理观念，其对拉美生态领域的胜利进军是拉美人民与自然关系从“赋魅”走向“祛魅”的关键节点。

进入 21 世纪以来，生态的严重破坏与现实的发展挑战促使拉丁美洲寻求一条发展经济与维护自然协调共进之路，源自南美土著的“美好生活”理念再度被唤醒。这一理念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传统，强调对自然内在价值的承认以及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尽管“美好生活”作为一种新型价值理念而非意涵明确的制度化举措，但它是拉美人民对自然的返魅化运动，是重新摆正自然位置、探索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第一步。从发展理念的提出、制度框架的设计再到变革举措的落地，这一过程仍然是拉丁美洲关键且艰难的生态课题。

三、生态帝国主义批判视角下拉丁美洲生态困境的现实性镜鉴

拉美地区既面临着历史遗留的生态结构性困境，又蕴含着以清洁能源体系为代表的绿色发展潜能。中国与拉美各国同属“全球南方”成员，非西方、反干预、求发展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最大公约数。当前，我国正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新模式，应以拉丁美洲的生态挑战与环境治理为镜鉴，透视生态问题背后的霸权本质，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正义维度；破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困局，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辩证向度；推动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坚持“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共生高度。

（一）对抗生态霸权：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正义维度

剖析生态危机的核心症结，既不能孤立地归咎于一项特定的经济政策或国家行动，也不能归结为某一特定行业生态举措的缺位，应透过生态殖民手段或环境治理乱象审视其背后的制度属性和经济归因。^③ 马克思指出：“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④ 生态帝国主义将全球范围内的自然空间转化为生产空间，取缔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生产正义与分配正义，强行制造全球不公正的生态权利、生态权益以及生态责任。在观察拉丁美洲生态危机的症结以及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为基石，自觉摒弃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西方生态叙事，坚决抵制西方生态霸权。

拉丁美洲的生态困境是被深度卷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基于全球权力不公正不对等，仅凭纯粹的生态手段如污染治理、绿色技术创新、物种保护等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深入推动本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探索适合拉美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方有可能改变被动的国际地位，走出生态帝国主义的牢笼。尽管现代化进程中拉美各国在内向型与外向型战略之间反复摇摆，但依靠出口资源换取经济发展的榨取主义是其主导模式。与其他类型的自然资源占有方式相比，榨取主义以对“自然资源的大量和高强度的占有”为主，且服务于出口而非内部消费，本质上具有不可持续性，比如智利的铜矿开采导致水资源过度利用与重金属污染，这些污染物有毒且持续累积，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构成严重风险。^⑤ 21 世纪以来拉美左翼推行新资源榨取主义，强调国家调节作用，但并未改变国内畸形的经济结构，也未实现社会生态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2 页。

②丹尼尔·费伯、胡强：《拉丁美洲的生态危机》，《世界经济译丛》1993 年第 6 期。

③马利科·弗雷姆、田方晨、刘明明：《基于世界体系理论视角的生态帝国主义研究》，《国外理论动态》2024 年第 2 期。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521 页。

⑤Levi Campos, Cristian Mardones, “An Economic Evaluation of the Health and Agricultural Damages Caused by Copper Mining in Chile”,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ume 58, Issue 2, 2023, PP 342-367.

转型。无论是榨取主义还是新榨取主义,从生成逻辑看,均是生态帝国主义的产物,且服务于国际资本增殖,本质上是殖民时期以来的资源路径依赖,因而不能将问题简单地归咎于拉美自身,也应当关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所欠下的“生态债务”。^①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以资源榨取主义为核心的拉美发展模式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现实性镜鉴:首先,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坚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习近平指出:“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②其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③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生态治理要着眼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福祉,而非满足少数特权阶级的政治利益和帝国式生活消费。第三,虽然中国与拉美各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与经济发展模式有所不同,但是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深刻塑造着世界各国的生产生活。因此,不能忽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制约。同时,要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增强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影响力,为世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二)转变僵化思维: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辩证向度

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进程,也是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进程。资本逻辑天然地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对立起来,通过透支环境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形成“要发展不要环保”或者“要环保不要发展”的两难悖论,并将这一矛盾扩大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人类需要一场发展观的深刻革命,转变经济与生态之间的僵化对立思维,探索绿色增长新模式,实现从两难困局到双赢格局的突破与超越。

拉丁美洲长期处于世界经济“边缘地带”和全球产业分工中低端,对生态环境的被动或主动的忽略与破坏致使拉美生态局势不容乐观。拉美地区是世界上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之一,在全球受气候危机影响最严重的50个国家中,有13国位于拉美。近年来拉丁美洲极端天气频发,导致农作物产量大幅下降,不仅超过该地区的经济可承受能力,且容易引发民生就业等严重的社会问题。此外,极端气候使拉美地区的重要基础设施受到重大冲击,给交通物流、工业成本、生产生活秩序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成为拉美各国推进经济绿色转型的直接动力,拉美自身天然的资源优势为其绿色转型奠定了良好基础,拉美各国拥有丰富的清洁能源,如潮汐资源、光伏能源、水能资源等。绿色转型的推进将是拉丁美洲实现经济赶超的一个重大战略机遇,拉美各国纷纷制定了符合自身国情的绿色发展目标,在经济转型上的努力也初见成效:能源转型步伐加快、清洁能源开发迅速、绿色技术创新升级、预警系统不断完善、绿色消费潜力激发。^④尽管拉美各国普遍意识到绿色转型的重要意义,但仅限于制定意向性的规划倡议,对经济绿色转型的具体路径尚未有清晰思路,且环保政策易受各国政治生态左右。伴随着“右翼浪潮”席卷拉美,阿根廷米莱政府上台后大力推行经济自由化改革,声称气候变化是谎言,并大幅度削减绿色经济的财政投入。这种政策摇摆不利于拉美地区绿色经济的长效化、一体化推进。

绿色发展既是重大经济问题,又是重大社会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拉美各国选举政治左右生态议程的现状警示我们,绿色政策制定要立足本国实际,绿色执行方案要一以贯之,绿色发展举措要保证落地,下活下好生态一盘棋。同时,拉丁美洲最为直接的教训是将“事后治理”转变为“事前预防”,不要等到生态恶化到难以为继的地步才开始倾力治理。面对全球经济绿色转型的发展前景,中国共产党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蕴含深刻辩证思维的科学理念,从西方的形而上学生态哲学中超拔出来,变更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互对立的僵化模式,努力将“绿水青山”蕴含的生态价值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经济效应,在坚持自然环境保护优先性的前提下,着眼于实现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的有机统一,赋予经

^① 刘琦:《比较视野下拉美超越发展理论的绿色经济主张及其当代启示》,《鄱阳湖学刊》2024年第2期。

^② 《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第3页。

^③ 吕洋、张瑞婷:《拉美经济的绿色转型及其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24年第10期。

济高质量发展以绿色底色。从“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的生态友好目标设置，到“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资源节约红线划定，再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思维转换，“两山论”生动诠释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从同等重要到生态优先再到共生共赢”层层递进的、不断进步的历史逻辑。^①

（三）超越零和博弈：坚持“生命共同体”的共生高度

西方国家以追求效用和增殖的资本逻辑与零和博弈的治理观念主导着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使地球面临“人类世”危机。当前，气候问题成为全球治理领域的当务之急。资本主义国家秉持“一国之赢立于他国之失”的生态立场，在承担环境责任方面，资本主义国家极右翼政客秉持“生态民族主义”的立场，对于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等“超出国界”的问题置若罔闻，为全球生态治理蒙上阴影；在行使生态权力方面，欧美国家通过生态帝国主义的方式将生态利益最大化、生态成本外部化，制造各种绿色壁垒、技术鸿沟和“同步环保”议题，在生态领域践行“双重标准”。^② 这无疑将全球生态治理推进“死胡同”，加速“人类世危机”。

“人类世”本质上是“资本世”。从拉丁美洲的角度来看，人类世的谱系可追溯至 1492 年欧洲人对美洲大陆的征服。殖民征服造成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导致森林碳汇迅速减少。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全球人类世进入强化和加速阶段。拉丁美洲广泛的种植园经济致使大规模的土地开采，引发严重的土地伦理危机。^③ 从 20 世纪中叶至今，全球人类世进入“大加速”阶段，对拉丁美洲而言，主要反映在磷循环、氮循环、碳循环、水文循环的改变以及生态系统的简化。面对人类世危机，拉美各国致力于加强区域团结，通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组织推动生态治理一体化进程，并积极寻求与域外国家开展气候合作，与世界各国携手应对生态危机。一些拉美智库认为，“一带一路”作为重要的国际合作平台，为拉美各国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在生态环境领域有利于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④ 在中拉命运共同体框架下，中拉农业可持续发展进程稳步推进，双方在农业粮食、能源矿产和清洁能源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未来无论是绿色经济、绿色生活还是绿色技术，中拉生态合作都大有可为。

“人类世”危机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生态警报，转嫁危机无法达到“损人利己”的企图，反而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应该从整体出发，并着眼未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等标识性概念，彻底摒弃了西方生态治理过程中“以邻为壑”“祸水东引”的局部思维。“生命共同体”作为全球生态文明新理念和生态治理新模式，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表达，具有共生性、共享性和平等性。地球是全人类共同的栖息家园和生存空间，蕴含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关系。生态危机所引起的连锁效应已经扩展到了整个人类社会，每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面对后全球化时代不断加剧的生态危机，我们必须回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整体层面，倡导“人类—自然”共生理念、“国内—国外”协作机制，在人类文明演进的更高层次上寻求全球生态治理新模式和全人类生活新范式。

结 语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于拉美地区而言，意味着“门罗主义”框架下的区域霸权不断升级、严重债务危机影响下的经济状态持续低迷、气候异常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压力与日俱增。来源于外部的现代化动力必然受制于外部，寄生于资本的生态治理必然依附于资本。拉丁美洲的现代化进程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资源禀赋与社会结构深度耦合的系统性痼疾是生态帝国主义语境下生成的，其生态危机深深根

①刘勇：《“两山论”对新质生产力的绿色赋能》，《理论与改革》2024 年第 3 期。

②John Bellamy Foste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 TRAGEDY AND FARC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7, p14.

③Olaf Kaltmeier, María Fernanda López Sandoval, José Augusto Pádua, Adrián Gustavo Zarrilli (eds.), *Land Use - Handbook of the Anthropocene in Latin America I*, Bielefeld: Bielefeld University Press, 2024, p23.

④高岭、王飞：《拉美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认知转向的政治经济学评析》，《世界社会科学》2025 年第 6 期。

植于自身被重构的殖民历史、被固化的权力结构和被规训的文明话语之中，与其说是生态困境，不如说是政治经济困境的投射。面对这一局势，拉丁美洲只能将希望寄于自身，不断探索适合拉美各国国情的生态模式，持续推进拉美地区的一体化进程，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与合作，以经济绿色转型激发发展新动能，催生治理新模式。只有把握自身国家命运，才能奔赴本国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只有消除生态帝国主义，才能迎来全球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曙光。

**An Essential Perspective and Realistic Mirror of the Ecological Crisis in Latin America:
Based on the Critical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Imperialism**

WANG Ping, LI Yuan-chen

(School of Marxism, Tongji University, Yangpu 200092, China)

Abstract: The combination of “resource dependence” and “dependent development” has highlighted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ecological problems in Latin America. Behind this predicament lies a profound historical root, that is, ecological imperialism has deeply embedded the ecological destiny of Latin America into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framework dominated by the logic of capital, which is specifically manifested in the geopolitical pattern of an artificial “new world” and a powerful neighbor’s “backyard”. An economic plundering structure characterized by capital expansion and resource extraction; A civilized discourse system of binary opposition and central narrative. Ecological imperialism, which originated in history and has continued to this day, has created structural predicaments pointing to the future for the Latin American region, namely “metabolic disruption”, the “resource curse” effect, and the decline of the local ecological perspective.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root causes of the ecological crisis in Latin America, the predicaments it faces and the responses it has made should be conducted to help China understand and avoid the ecological imperialist actions of Western countries, adhere to the just dimension of Marxist ecology, the dialectical dimension of “green mountains and clear waters are as good as mountains of gold and silver”, and the symbiotic height of “the community of life on Earth”. Exploring the du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and high-leve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certain guiding significance.

Keywords: Latin America; ecological imperialism; ecological crisis; mirror

[责任编辑 文刀]